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君德

宋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

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

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上殿首曾敷

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濶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成人雖合而成人而無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者孔子深見此理而推言之曰

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謂二物之交爭則人之欲心甚熾無妙道至神以勝之則至于違禮義而戕壽命矣又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鬬二物既盛則令人喜鬬衆人之鬬則尚氣好勝取必於人以爭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鬬則彊兵右武拓土開邊以爭利於夷狄凡鬬皆所以傷神明而悖性理矣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嗇而貪血氣之衰自然及此故年彌高而德卲者謂之孔子之徒此三者蓋論常人之情常人為隂陽所

役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之可貴壽命之可寶潛心於妙道至神則少之時不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樂横逆禽獸不足以校勝負爭强弱則壯之時不悦於鬬少而寡慾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貪陰陽為之役而不得與之變故心間而神明體佚而壽考陛下以睿明之質鼎盛之年求治甚切而聽覽不倦真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忠竊獨私憂而過計願陛下深鑒孔子之言而終始以三者

為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富弼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内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二年五月王安石遷參知政事上奏曰臣切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

職當先事有言者也切聞孔子論為邦先曰放鄭聲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才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

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説詖行必窺
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
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
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
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不為少矣則臣
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
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
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

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曰臣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夫堯之為德至民莫能名功業高大法度煥明如此其盛者配天故也所以配天者能則天也亦何獨堯為然王天下者莫不欲然也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王者之事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配天王者之德也夫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求則天而配其德可乎臣竊聞陛下即位已來聖德日新殆將天縱碩儒元老自愧不及追帝王之盛際將在今日臣所以樂為陛下言也昔者子思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修身而已誠能修身天下國家之治尚足道哉其修身之叙亦必始於至誠無息而極乎高明上配天德然則志在於配

天者何可息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皆言其不息也臣願陛下就天質之至明因聖術之已著法文王孔子之意勉之又勉極夫廣大而盡乎精微比德於唐堯之盛尚慮功業法度不輝耀乎萬世不垂譽於無窮乎非愚臣苟以責難之義事陛下誠以陛下睿智之資為此甚易故也

知滄州曾鞏上言曰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

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曁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吕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光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

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
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
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
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
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
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
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
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

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
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
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
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
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
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
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于今故
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

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輙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

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

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

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于緩囚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

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畀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

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𦡹𧍑槖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

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鳬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

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

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令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

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畜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元豐七年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吕公著上奏曰臣聞人

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

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

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

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

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令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辯也

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上奏曰臣聞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

者少矣臣請略舉其要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已者不忌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為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辨佞柔而遠之為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隳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為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為難臣

以謂為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辨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陛下盛德日新四事之要曾無所難而皆自得益願陛下不以易心處之則德日新又日新矣

巖叟為起居舍人又論洪範三德上奏曰臣伏以人主言而為天下法動而為天下則聖人思所以嚴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右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陛下

即位以來恭默思道敬畏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
史入侍願聞德音而書之不啻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
臣預立邇英侍講臣司馬康講洪範九疇至乂用三德
陛下忽啓聖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臣不覺心躍而
神竦既以初聞堯言為喜又以陛下問德得其要為慶
臣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竊伏思念陛下既能審而
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德者君人之大本得之則治失
之則亂不可須臾而去者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言之

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狥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其身者任之當勿貳附下罔上以盜寵禄而不恤百姓之患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聲色人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也而絶之財利人之所貴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以斷天下之疑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悅此人主之剛

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饗四海之富而不侈聰明有餘而處之如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深淵怯若履薄氷此人主之柔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顧人主力行何如耳陛下誠能用洪範之三德以修己推皐陶之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陛下勉之而已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宣仁皇后論治性之道疏曰臣聞之於書曰慎厥初惟其終又曰慎厥終惟其

始始則念終不敢不慎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念陛下考古御今修明法度恭儉以克已慈惠以愛人登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攬萬機得其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導世成俗為子孫百世之慮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象雖詩書所載丹青所傳殆非有以過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不勝拳拳謂陛下雖聖性得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

必審已之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為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偽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闥而天下嚮風百僚奉職者無它以陛下通達平均而政出於大公云耳苟一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百邪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廢而不完矣豈可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以圖厥終哉敬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不遺臣愚屬以言責非臣衰拙所當蒙

被仰貪盛明黽勉就職臣輒自惟忖蓋志有向背而材
有能否事有大小任有重輕陛下使臣拾遺補過以輔
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方是之
時臣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摘其細故有聞
必達遇事輒言則非臣之任又非臣之志也伏惟陛下
責其大節寬其近功因臣所能俾効其力臣終不以狗
馬之年為子孫計畏首顧尾以孤負恩獎惟始之之難
陛下既蹈之矣顧不能善其終乎然不可不戒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款不廢其言特賜覽觀則永譽無悔臣不勝大願

蔡確以作詩誹謗得罪堯俞又上奏曰臣覩蔡確狂悖

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所樂者哉況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妄度竊恐陛下於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外廷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事至以無心應之旣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寛聖心省浮念游情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氣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憲宗謂之曰卿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無易臣言留

神省察

三年中書舍人曾肇論君道在立己知人上奏曰臣伏

見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負扆端莊淵默弗言雖在深宮之中不為佚豫之好可謂有克肖祖宗之聖質退朝燕處翰墨是親日御邇英虛心恭已以延講誦可謂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夫有克肖祖宗之聖質又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蓋聖人之性與人同在謹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火之始然一熒爝之微爾及其至也其明足以燭萬物其用足以爍金石其利博矣然設之不

當則燎原野焚玉石而不勝其害也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爾及其至也大而為江河細而為溝澮其利博矣然導之非理則暴怒悍突懐山襄陵而不勝其害也人之性何以異於是哉況夫有天下之大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妖淫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宫室狗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矣而不肖者參之與正士游矣而邪人間之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至於昏仁者反而為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設之弗當導

之非理故也故以舜之為君而禹告以無若丹朱傲以禹之為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為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訓至於成王而訓戒益詳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詩召康公作公劉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誨可謂諄諄矣故以成王中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為賢君者設之得其當導之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天下之柄或移於權臣或假於外戚或出於宦寺諸侯或强大而不可制夷

狄或驕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内之賦入或專於疆藩悍將而縣官不能有也百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人主雖有特起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以大有為此古今之通患也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洒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與賦皆得其要刑罰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也六聖相傳以至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

其勢則便利陛下又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欲王則王欲帝則帝惟陛下之所嚮而已孔子曰為君難知為君之難固有時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難於立己莫難於知人己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為陛下言之夫所謂禮非制度文為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

聽言動由於禮則内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習無自而入内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廷則莊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守豈不約其效豈不博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葢言亦多端矣有辯有訥有華有質有是而非有迂而直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之心有是非之心

所好者正所惡者邪以忠為是以佞為非則固善矣不幸反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矜其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姦言以行其私說故人主好高遠則竊言入好卑近則邇言至好刑名則慘刻之說進好功利則興作之謀用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者謂之愚而君子雜處小人之間方且逆其所順強其所劣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

察焉則小人日親君子日疎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也治亂安危所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嗇夫則風俗至於篤厚唐太宗聽魏鄭公而絀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威公不聽管仲而進易牙符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旋踵而敗亡其效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宜其於行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惓惓

以是爲獻者葢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物則爲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尚何以立已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爲言所蔽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無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願陛下及此春秋方富血氣未定早爲之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爲也左右前後凡可以蕩心之物勿近也便僻側媚遠之而勿親直諒多聞親之而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

從則已無不立矣無作好惡無作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使姦言不得入虛心廣覽以揆衆論辭寡者知其人之吉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誣善辭枝者知其心疑以至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以立已充而至於美風俗不難矣有以知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難矣方今海内雖號治安然内則忠邪雜揉是非紛亂士節不屬奉公守

義者寡而交私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盜敓法不勝姦歲論大辟五千餘人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俗未可謂美也朝廷上下紀綱不肅百司庶務類多文具官不勝其冗而未有以革財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哀矜惻隱之書日下而百姓之力未裕也是故和風未洽而歲之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尚多以至寇賊姦宄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修也陛下誠能早留意於此正己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馴致以漸則豈

惟卿士大夫相化以義哉芻牧之微裨販之陋可使忠厚而知恥矣豈惟朝廷之上百工得其職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嚮方而脩業矣如是風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能無累聽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祖宗之聖質而敗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急於問學之誠心而蔽之者多如是則風俗愈入於薄惡政事愈入於弛壞貴者不能自克況其賤者哉近者且猶弗治況其遠者

哉非獨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國不尊而望夷貊之允懐抑又難矣臣愚故曰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不然則用心雖勞而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為術愈踈雖日接多士日求讜言而於道無補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陛下欲至此非他學以求之思以精之而已惟陛下留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上宣仁皇后乞先正君心䟽曰臣蒙陛下擢受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臣侍
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
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令有
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
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
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皇帝存之於心若
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能惑
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

深留聖意以幸天下

七年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上奏曰臣聞始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懟尸禄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邉欲及殘年少施實效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曰一言正君而國定昔

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
功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
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
来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
談伯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
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
曰謹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
謂約已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謹

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竒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禄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

幸甚

徽宗即位初括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祕書丞韓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劘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

殿中侍御史陳瓘乞覲無逸及漢唐事曰臣聞商之高宗舊勞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寧享國久長為後王法無逸所陳是也漢之與唐四十餘君賢而可紀者三君

而已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十有三来自代邸而有天下後世恭儉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八興於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十有八舉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其實後雖深處九重而考往驗今不忘鑑戒此其所以為賢也恭惟陛下久處潛藩充養聖德亦如高宗舊勞于外春秋鼎盛歷數在躬亦如

三君自外而入置無逸於座右採唐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事蓋有燦然可觀者矣神考所謂吾無間然者臣愚願有稽焉

瓘又奏曰臣聞四時各守一節天道無節也有變而已人君如天人臣如四時故臣宜守節不可變也君當制變不可守一節也坤之用六人臣之職一吐其言終身不變乾之用九人主之道變其往事無所不可如上天寒暑之變或霜或雨在我而已運而無積歲功乃成故

曰王省惟歲豈與四時同守一節而已哉盖以天言之則四時分守合而成歲功以人言之則臣下執節變而為主道主道可變也臣道不可變也王安石守其節神考變之故人主之權不分于下紹聖大臣以不改安石為節而敢變神考之事其理乖倒可謂甚矣然則人臣之節人主之變不可不辯也

徽宗時起居郎周常上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

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

棄

遂昌令張根為帝言人言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

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

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

改容嘉聽

議禮武選編修官葉夢得名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

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以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

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本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

侍御史黄獈光上奏曰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

中

左司諫江公望乞攬權斷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廷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操大物者其可忽諸不咨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為不足而以勇稱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己而從人可謂仁而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資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

以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令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十夫之拓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顯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凡巾皆黼焉天子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扆焉

黼之為斧如以其有剛斷之才遇物必決遇理必斷取之以為法象其意亦深矣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亦至矣此君天下所當蚤聞也昔高宗舊勞于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帝上下諸陵周遍三輔故能知閭閻姦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潛邸時天下利病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當熟聞而周知矣及臨御以来日見羣臣日聞與議躬攬天下之事不為不衆矣以潛邸之所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於後深

籌靜計精閲詳講無一不宜故獨斷之權正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道實機會之不可失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於心不以未信遽告之言拒於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決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本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以本付下無異持太阿而付人以鐏者也以要與臣是猶振千狐之裘而不得領以綱畀人而欲舉萬目之綱者也不太疎哉箕子曰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老聃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以示人此言本必在上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濟之以必行之斷龍見而雷聲風行而火馳不以芒刃嬰髖髀而取䘏不以粱肉理疾而喪人之軀漢元帝不知出此以柔仁筸法吏持刑太深之弊而牽制文藝優柔不斷天下機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舜成湯周孔之事以優柔牽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用之間深思黼之為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

機之叢湊日進于前不足治也黄帝曰日中必㦸操刀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留神公望又進心説曰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視能聽能味能臭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為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為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

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勿喪心聖人縱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縱心故能不拘拘於天下能不拘拘於天下然後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

今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倏起之端倪亦不得暫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惟狂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暫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由念起念自心生心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

克謹耶四方萬里以為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為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漚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虛亦非空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為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我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

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絶矣言絶之處心境昭然心邇境亦邇攝萬法於一塵不為不足故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一塵於萬法而不為有餘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狹耶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别無知則無好惡無别則無親踈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踈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為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心同一體

爾一草一木一榮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為無知而天之以斤斧可乎以為無别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況掩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赭林暴殄不以時者哉豺獺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别非此心實偏於其間者何因而然況又其類自

有相資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為人君
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蟯之丸蟻之粒與夫承蜩貫
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螂之斧𧿹雞之羽與夫扛鼎
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扁之斵庖丁之
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者同一心之妙用也人君
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收天下之成功斡四時之樞
而總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號令紛駃雨霜時至而
刑政並行九重淵嘿龍見而雷聲四方赫怒氷凝而淵

止用於大天地不能圍用於小毫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邇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也唯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為人君者焉可不知此心之妙用也耶陛下踐阼以來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捨惟義所在可謂達用心之時矣陛下之心即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即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即堯舜三代之心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雖惡

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王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觳觫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為念即當以一祖五宗為念以一祖五宗為念即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即當以桀紂幽厲為念以桀紂幽厲為念即當以齊宣王舉心動念處為念充此一念則仁不可勝用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記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

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通乎晝夜之為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為一此所以為大時又奚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為大棄湟鄯之屬部陛下不以蹙國為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仄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亦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争者哉舜陶

於河濵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而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狝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唐太宗鋭意於高麗行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也彼之土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安則我安安而不去即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

四夷在在處處皆爲陛下守矣葢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二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踐此也陛下於鰥寡孤獨常時有養疲癃老疾冬賜之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賙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者如此巳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

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而臣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也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為之不樂也一草

一木一蟲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爲之不忍也由一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知此也陛下以旱乾爲災夕祝而朝雨以日蝕爲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以侈心用民故民日勤而加匱以公心行賞賞不及者懽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刑不當者愀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其應陛下也如神其故何也陛下心即天心天心即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

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蔀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為陛下隱幽囹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為陛下寃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嚴所以鼓舞天下者葢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緒静有餘應紛紛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公則言之逆遜無所逃也寡

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態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嚮矣致剛健以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誠外通虛以靜養故純白內含養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地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而萬夫不敢睥睨鐏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為政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契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大彼梏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為妙道之行曾無異於鼓井淖以議東海

坐蚑睫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矣
必欲豐功偉蹟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當出自胷襟無
膠於一偏之論無蹈於已陳之迹故臣敢以心說獻願
賜閒宴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使道可獻子莫不
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道為果不可獻也周所
言道也臣所知說本無說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
知也
公望又奏曰臣願君為堯舜莫不皆然未曾進以為堯

舜之道者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若軻者庶矣乎夫天無為而在上地無為而在下天地所以不息者乾坤默運之而已堯舜取諸乾𡍼衣在上故至尊之勢隆取諸坤𡍼裳在下故至卑之分別尊卑既位名分定矣然行乎名分之兩間盖亦有道焉道者何虛與靜而已致虛以應天下之務故天下之務雖沓至而常虛守靜以觀天下之動故天下之動雖萬變而常靜靜為動君虛為實主君主得於

此天下皆吾役矣此所以垂衣裳而治也臣伏願陛下寡欲以養心故心常虛而疏通端意以寧神故神常靜而淵默道之所集理之所會雖一日二日萬幾若乾坤自然之運豈弊弊焉以事為哉堯之無名舜之無為用此道也有志乎二帝猶不能與三王並駕況區區下為文景之治乎自古未有不知道而能斡旋天下於掌握坐視夫民之阜者也臣有志於軻之為臣陛下勿以難為辭天下幸甚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悅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繼大統則不得其正故魯僖公不書即位以少先長則不得其正故魯閔公不書即位未嘗受誓為世子則不得其正故魯莊公不書即位不承國於君親則不得其正故魯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陛下聖躬誕降於靖和皇后母儀天下之初載此

一正也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為之長此二正也建號東宮備物典策告于宗廟係天下之望十有餘年此三正也躬受內禪自道教一門之外殺生除拜軍國大事皆得自專此四正也履此四正而又有温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故一日端拱當極而四方盜賊莫不鳥棲鼠伏解甲以聽朝廷之命而戴白父老相與扶杖傾耳拭目延跂嘉祐至和之治以終餘生兾得無憾此臣所謂天下莫不心悅誠服

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之明效也惟昔有為之君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自驕必求進其所未至者以自益不名之臣不稱頌其君之所已能者以為佞必勉進其君之所未至者以為忠春秋大居正如鄭昭公亦正矣然失國出奔則直書其名得國復歸則又絕其位厲公入櫟遂與其爵而不貶何也已雖得正而無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斷或疑忌而不寬則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春秋之正例也或與或

奪者道之中春秋之變例也明莫先於知人斷莫勇於任賢而去佞寛莫大於藏疾而納度外之讐陛下具四美履四正而又進於三德則寰海可保夷狄可服祖宗之基業可以長守而勿墜矣

高宗立御史中丞許景衡乞修德劄子曰臣聞堯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也今中國勢弱敵人暴横二聖播遷而陛下纂臨大寳適當此時非止堯之所以為憂也思所以强中國思所以攘夷狄其說雖多然其大要則

在陛下修德而已記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皆修德之要也而以至誠不息為本故在陛下一話一言念必在茲一號一令念必在茲一賞一罰念必在茲以至於出入起居雖斯須之念未嘗不在茲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如是則中國之安强可冀而二聖之來歸有日矣不然則念不在茲而誠意怠矣是以位為樂也故在言動則未必慎在號令則未必信在賞罰則未必當

盜賊未消而敵人未服如是則中國之安强未可冀而二聖之來歸未有期也天下之愚夫愚婦尚不忍聞此言而況於陛下乎然則今日中國之安危二聖歸期之淹速乃在陛下一念之間耳臣愚伏望陛下戒之慎之始終不倦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耶自古帝王憂深責重未有甚於陛下者則為陛下計宜何如哉天下願望如此而臣愚不敢不盡言惟睿明采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君德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奏曰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

爲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敵人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宫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

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三年觀文殿學士張浚上奏曰臣竊惟自昔大有爲之君莫不内剛以立事外柔以待下内剛所以堅在已之

志外柔所以來天下之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意以謂人君之德要當抗以剛大持以至誠是以在乾則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以象人君之七德在大畜則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言人君之自養古之聖人未嘗不以此持身者是以文王拘於羑里而王德日修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氏之基復振向使文王以被辱爲羞少康懷退縮之志則二王之業無自而興矣豈獨文王少康爲然哉漢高祖先入關中

於懷王之約當王全秦之地項氏不義肆行威刼當是時鴻門之會僅以身免其後屢戰屢敗事幾可笑太公呂后爲質敵人而高祖之氣未嘗少屈終能滅項氏而有天下此亦内剛以立志之效也陛下繼祖宗積累之基承人心推戴之業上天昭格眷佑顯然以陛下英斷之資仁儉之德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顧惟風俗之壞積有歲年天其或者俾陛下一變舊風重致治效是以敵人侵突無歲無之而生民轉徙比昔尤甚天意亦

欲以堅陛下有爲之志啓下民願治之心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常有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有作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願陛下勉之至於飲食之奉起居之養喜怒之節願陛下以道寧志守以恬淡持以戒謹無使陰陽之冦或至傷和上念祖宗委寄之重下念生靈繫望之深自然動静之間不

至乖養臣言狂切幾至犯分然區區具述至此其中心之所感激者已不覺涕泗交流矣願陛下無忽於須臾臣與天下不勝幸甚

建炎間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昨奏乞脩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澁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知孝悌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悌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

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宫靣勢翬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勑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泣止之處臣欲乞將寶籙宫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悌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内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曰臣竊聞近日中外洶洶之

議皆以外敵方強吾兵力不敵爲患臣竊以爲不然昔魏文侯恃山河之固吴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以在德不在鼎今日之事臣亦以謂在德不在兵夫誠能修德以結民心以固吾圉兵雖弱未害也德苟不修而惟兵是恃惟民是殘兵雖強未善也彼謂外敵方強而吾兵力不敵者非善覘國者也臣嘗讀春秋至魯昭四年晉司馬侯對平公之言未嘗不反復太息歎其切於治體也方楚靈爲封豕長蛇

薦食上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美哉斯言聖人復起無以加毫末於此矣臣於今日亦云區區管見如此惟陛下裁幸

銓又論持勝䟽曰臣聞有道之主能持勝自古賢君良

臣更相救戒未嘗不以戰爲危事然而居危思安之心則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陛下留神春秋臣請以春秋之事明之楚子之克庸重耳之城濮秦伯之王官晉悼之蕭魚此戰而勝也然克庸之役楚人危之則曰禍至之無日又曰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城濮之役重耳病之則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王官之役秦伯畏之則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蕭魚之役魏絳難之則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是何也勝而憂也晉厲之鄢陵

子國之侵蔡子耳之圍蕭齊侯之伐晉此亦戰而勝也然鄢陵之役士燮危之則曰君驕侈而克敵難將作矣侵蔡之役國僑憂之則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圍蕭之役仲孫蔑危之則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伐晉之役晏嬰患之則曰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何也勝而驕也勝而憂則其勝爲福故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勝而驕則其勝爲禍故曰虢君驕而驟得勝必棄其民矣此治亂興衰已然之明效也陛下以神武定

四方相賢將良動則有功兵興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勝者然勝非難持之則難願陛下以春秋為鑑而謹持之則社稷之福也抑臣聞逢滑有言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臣愚無識敢以此規惟陛下憐其區區之心而少賜容焉

紹興二年進士張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

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淸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

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智仁勇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夫自修身治人以至爲天下國家莫不以此故子思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無所不達而行之不以一則於斯三者莫知所先後矣臣至愚甚陋陛下不知其不才處之諫省若將責以言者臣井蛙之智誠不足以測知滄溟之大亦何所言然臣嘗讀中庸之書竊窺三者之㫖求所以合乎聖德者以謂陛下仁智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加意焉此臣所以不能無疑也何以

明之陛下無所不知而能行其所無事智之至也無所不愛而能克巳以消兵仁之至也乃若抑畏太甚而示人以弱則蘄於勇矣夫勇非撫劒疾視曰彼烏敢當我之謂也如天之行健終古不息如水之攻堅强莫之能先操至權以黙運斡萬化於不測夫是之謂真勇神器待之而後安四海依之以爲命其又可略耶昔者以大事小莫若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小事大莫若太王之於獯鬻勾踐之於吳孟子葢嘗以是爲仁且智矣

彼其處心積慮豈有異於陛下乎如太王勾踐固不足
為陛下道至於湯文之事乃陛下之所安行者然以臣
觀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雖曰無所不至及其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亦何有於
葛與昆夷哉故忘己以樂天者雖聖人之事而用兵以
保民者亦王者之所不得已焉此湯之勇所以表正萬
邦文王之勇所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由是言之湯
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方其事之也勇已行乎其中矣

第不露其威而已今陛下之於鄰國將不露其威乎亦將信之而不以爲備乎此臣所以通夕不寐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曰小役大弱役强天也順天者存吾何容心哉臣則以謂欲知天道視民之去就而已民心歸之天其有不從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强大不足言矣而孔子以湯武之事爲順乎天而應乎人得民故也得民斯得天矣曷不觀今日河南陝右之民乎已叛者欲歸方叛者隨悔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天實使之

也然則或以不校爲順天或以征誅爲順天其義一也
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凡遐方異類不可以言化而
理諭者固將有以感之也則兩宫之還宜有近日未還
之間隱忍以致愛親之誠既還之後釋憾以睦鄰國之
好此固陛下已定之意其誰曰不然然臣之所言蓋非
謂今日之所當行也以謂天下之大宗廟社稷之重祖
宗開創之至勤累世持守之不易適當小雅盡廢之後
而陛下承之其可不爲後來慮乎天命靡常事變難測

以天下之力過爲之備以待不虞非失計也記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臣願陛下稍收異議以來天下敢言之士毋或輕棄厚積錢穀以爲他日糗糧之用毋或妄費容飭諸將練兵秣馬毋得輕動失信亦毋恃其不來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世根本於我乎定則天下幸甚

淵又奏曰臣聞古之聖賢不能無過雖周公孔子顏子皆有過也而萬世所法焉苟知過而改之亦何足以累

德哉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夫聖賢之過二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有動於心者顏子之過也形之於事或不可悔則當改之於後來動之於心在所當克則當改之於方作故有心過有行過人主之所宜改者心過而已心過不作而行過亦無矣顏子之不貳過過於心不貳之於行也故孔子之稱顏回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如是何過之可名哉祖宗之設諫官蓋不自以爲無過使之進諫以

補過也然形於事者可得而言而每患於難改動於心者宜若易改而每患於難言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孔子之語顔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防者心過而已蓋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而人君之在天下一日萬幾語默動静之間所應多矣安能無過而居補過之職者亦何所致力哉然臣嘗聞之師曰心有私焉過也仁而不私則無過矣心有偏焉過也公而不偏則無過矣心有

利焉過也義而忘利則無過矣是三者正心也理義之心也過或生焉如太空之有雲霧乍起乍滅而空之體常自若也如明鑑之有塵埃或去或留而鑑之體常自若也於此乎知之則偏私而利將無所容矣是之爲說見於論語之所謂仁子思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性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以心傳心後之王者不可不知也故臣願陛下所防者心過而行過自無者以此敢緣職事輙陳所學庶幾涓塵有補海岳區區僭

言惟陛下赦之
高宗時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仲尼以為斯言或可以喪
邦故人君之患莫大乎好人從已若大臣惟一人之從
百執事又惟大臣之從則小大之政必至於委靡爛熟
不可為而後慊是豈所以為天下哉故君臣上下不貴
於同而貴於和和者可否相濟之謂也言有當懲事有
逆順一切惟理之從而相臨之勢不行於其間然而治

道不興者未之有也伏望聖慈謹察乎此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常不忘舜之所為則大臣百執事自當效上之德阿諛順旨之風不復見於有道之朝矣天下幸甚

權中書舍人張孝祥上論曰漢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我之休戚易天下故約於處己而天下以尊榮歸之詘於一時而萬世以盛德稱焉炎正傳禩彌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儉非難而出於誠

之爲難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慎夫人不出房闥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庶乎其誠矣其於富海内而興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禹之世而苗民不格夷狄之患何世無之不曰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後干羽可以懷遠不然抑末也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蓋諱兵而不用也然當文帝之時疆埸無甚擾匈奴浸亦帖服文帝所以爲强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强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修細柳之屯帝識其爲真將軍

當饋而歎然後又知文帝勤於修德猶不敢一日而忘兵也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劄子曰臣聞創業之艱難守文之不易古今以爲名言臣竊謂中興之君則於守文之時而行創業之事蓋爲尤難何以言之創業之君則崛起於干戈百戰之餘撫循於人心厭亂之後守文之君則當天下之升平無事而先王之法度可遵殆未爲甚難至於中興之時則不然狃於治安上下苟玩禍難遽作

不容枝梧敵國方强而未衰也寇盗方起而未息也兵驕而責之戰財匱而費益廣民力困獘天災流行乃於是時扞外治内振紀綱修法度復先王之大業比之創業守文誠爲尤難自非人君側身修行痛自貶損豈足以致治哉恭惟陛下體斤斤之明纂承大統念元元之災焦勞聖心踰年於兹矣然而二聖母后尚寓沙漠雖祈請之使項背相望而平安之問初未通也兩河鞏洛猶未收復則敵國未衰閩粤淮右尚困討殺則寇盗未

息軍士所至輒縱暴畧則兵驕而不可用也府庫所出
費倍前日則財窘而莫之繼也流亡未復而民力困弊
飛蝗偏野而天災流行臣於是時誠知其難矣又復自
念責難於君之義不敢不盡臣子之恭也臣聞傳曰君
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又曰動民以行
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書曰惟德動天言有德則爲
天所佑也又曰至誠感神言至誠則爲神所依也有德
而不能動至誠而無所感則聖人之言是欺後世矣伏

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羶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絶漠之寒苦也握予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尊禮也要如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爲之助順者萬萬無此理也日者伏聞聖

體小失調護罷朝兩日臣下憂懼不知所云蓋以宗廟社稷之重海宇億兆之衆託命於陛下一人而已更願陛下於衛生之經少留神焉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戒也以陛下生知之聖必深明乎此而臣猶區區以爲言者出於愛君憂

國之誠而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

守又上劉子曰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回之勞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邊鄙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爲敵區今則屬車駐於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修也二聖留於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問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檟失於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惰驕而無所禀畏加以苗劉之

變生於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爲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怵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若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盛德日新

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勾踐為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為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倍之衆況於陛下為天之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閧擇

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

守又上劄子曰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陜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有德豈有專事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輩古帝王因敗復進修德之説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由大臣導諛近習敝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於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濟

海内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於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熈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巢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衂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鋭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悉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頻必有所

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託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夷狄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舞非伐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

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効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遠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採納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

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爲國矣故有爲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爲能而以衆智不足爲憂懼事變之鼎來而謀不勝應也今羣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也楚莊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爲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以不如爲恥此其所

以能兼衆智屈羣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謂人莫已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猶懼焉况其臣真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爲人主之大憂也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上奏曰臣恭惟陛下清心約已仁民愛物比者洊下明詔廢甲庫罷教坊減邏卒出宫女盛德之事一皆出於聖意非羣臣所能預縉紳大夫交相告語以爲聖德日新天意可見惟是和戎以來諱兵

不言幾二十年中外之人習熟見聞以爲朝廷規模止於如此今乃一旦整飭奮厲修舉兵政小民無知或疑其未必然以臣觀之此亦無足恠者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况今日之事特出於民志之未信而陛下所以動天地通神明者亦豈有待於外哉臣嘗竊考自昔興衰撥亂之君非獨其才術勝人也要必有修其在我之道焉漢高祖入關中財物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范增知其必有天下光武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於是節儉飲食動遵法度鄧禹吳漢寇恂邳丹耿純劉植之徒望風慕德奔走踵至夫修之於此而敵我者懼慕我者勸則高光之所以卓然成功者此其本也臣願陛下推今日之所以行者擴而充之凡蕪蓋之作其去之惟恐不盡凡利民之事其行之常若不及表裏如一細大畢舉至誠不息真積力久發爲輝光流爲潤澤則盛德大業皆在於陛下彼其一時

紛紛之說復安在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此亦微臣惓惓之志也

孝宗乾道三年十月汪應辰自成都召還上奏曰臣竊觀漢宣帝厲精爲治其丞相魏相數上疏反復懇切以天道民事爲言又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葢宣帝君臣之間更相儆戒未嘗不在於畏天愛民而唯恐有所不知不聞其精神之會念慮之積政事

所設施規模所成就終於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非苟然也唐史亦稱明皇厲精政事然姚崇爲相山東蝗起倪若水盧懷慎謂當修德崇皆彊辭以却之專以遣使捕蝗爲事其後明皇將幸東都而太室屋壞宋璟蘇頲請勿行以荅天戒崇獨贊其行使明皇忽略災異而無恐懼修省之意治不克終以致天寶之亂崇實啓之夫欲治而不知以畏天愛民爲本其明必有所蔽其志必有所移治亂之幾固已分於此矣恭惟陛下日致孝道

躬行儉德無宮室苑囿之娛無聲色玩好之惑省覽庶政不遺細微延見臣下不間疎賤至於雨暘或愆則焦勞淵衷減損常度絜嚴禱祠以導迎善氣歲或不登則除租賦發倉廩以賑救乏絶州縣水旱而奏報不以實與夫檢視不以時者皆正其罪戒慘刻之刑卻羨餘之獻詔書屢下德音甚厚所謂畏天愛民之實陛下固已見諸行事以幸天下矣然臣竊以天人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未嘗以自足伊尹周公之言天曰難諶曰不可

信曰我不敢知以堯舜之盛而以知人安民爲難以修已安百姓爲病夫在天者常有所不敢必在已者常有所不敢易非苟爲是謙退抑畏而已乃其理當然也伏願陛下以聖心之所自得而聖政之所已行者擴之以廣大持之以悠久陟降不違微顯如一凡言行之發刑賞之用大公至正無非順天理而服人心則感應召致以爲天下福者將日新又新矣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臣不勝惓惓

五年應辰爲敷文閣待制又進故事曰唐太宗問給事中孔頴達云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頴達對曰此聖人教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内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虚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炫燿聰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太宗稱善

臣竊惟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不有其善不居其聖謙冲退託委曲周容以通天下之情以燕天下之智此所以爲聖人也孔頴達對太宗之言簡直明白切於治道太宗能嘉納之其致貞觀之治宜矣

孝宗時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别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為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覩天下郡國之衆怛然自畏慮已之不能取也以問於禹為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務其事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以大小是料光

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夫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恩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寃結布惠澤録囚徒存鰥寡其勅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爲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群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

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謳吟思漢之心光武以元功賞之豈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虜夷狄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强敵憑陵肆擾踰五十年其勢亦將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群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爲日月可冀也

楊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

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踈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馮酒色

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强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

混一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觧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

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横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于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

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葢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于危而儆于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患息而內紓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遊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髙漸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

一無嗜好餘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敵而獵田彘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名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

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强其强易弱也

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朱熹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内修政事外攘邊患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巳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兹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心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説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

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

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忝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茍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

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語傳寫漏泄文字之罪

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辯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

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絶之否也謝却儌倖嘉奬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寛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莅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

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

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無其

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内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干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

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顔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

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内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

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在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輙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

孝宗方鋭志肆武右諫議大夫黄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

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

衛博上奏曰臣聞君天也天以元氣祖羣物君以神道制萬方焉而春燠焉而夏潔焉而秋肅焉而冬盤薄乎太虛之中胚胎融液不可測知而萌者達屈者信潛者奮生者遂人徒知確然在上若以不宰爲功而不知天之所以祖羣物者以元氣之正也經之爲文緯之爲武威之爲刑慶之爲賞奔走乎四海之内動化鼓舞不

可測知而大者畏小者懷亂者定肆者朿人徒知巍然在上若以不勞而治而不知君之所以制萬方者以神道之設也惟元氣正則茫然運盲然化所以爲天之高惟神道設則震動靜專參侔開闔所以爲君之尊仰惟陛下躬大歷服于今六年賞慶刑威文昭武烈所以恢張天紀奠安區極宥天下以不測之神者固已與天侔大無間然矣然臣猶有是說者以臣之愚竊謂陛下有四三王之資一九州之志簫勺羣慝冠帶百蠻之略而

功之所加化之所被尚未酬聖神之心此臣區區所以益願陛下體乾之健秉夬之決而執神之機以運天下則何事之不成何征之不服何政之不治哉

虞允文上奏曰臣伏蒙聖恩頒賜御筆曲示腹心之眷臣下拜感藏之餘竊惟陛下以天錫之智勇天授之規摹方略如臣至愚何敢望清光之萬分然出入周行七年於此仰窺陛下營經四方之遠圖終始惟一臣有以卜知上天畀付大勲大業開億萬年無窮之基者固自

默定矣然天下之事有敗有成而衆人之謀有失有得得失之間而成敗遂分甚可懼也臣嘗觀自古明良之會精神交感於一堂之上而言意相通於萬里之表惟信與誠而已誠則不變信則不疑不疑則無間言之可入不變則無異論之可移勲業之集蓋本於此載籍所傳可考也陛下秉誠信一德方將以真情推布於下臣嘗四顧其身惟有隻影雖使之處至危之地而行至難之事亦何敢不堅其誠信傾盡肺腑勉圖於一得覬事

之或成以効後日之報乎感天荷聖不能自已併及其卷卷之忠伏乞睿照

衛涇上奏曰臣聞君天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天德主乎剛健君德貴乎自強故造化所以運用不窮而德業所以光輝日新也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乘大有爲之會飛龍之始厲精圖治憤勍敵之逆理讐版圖之未復疆埸備禦之畧不忘於念慮規恢廣大之志嘗載於詠歌以陛下英武神聖鋭意事功中興之

圖日月可冀然歷歲滋久一事未就仰知天機洞照廟謨密運草茅書生固難窺識而臣所得竊聞者自陛下即位以來八策多士大抵曰兵曰財曰民曰風俗曰人才曰賞罰刑政曰紀綱法度孜孜講求不外此十數端而二十六年之間凡所規畫凡所施設凡所建立孰非所以興利除害而課效無有捄過不暇行寛卹之政而民困未蘇作武勇之氣而士弱未振取財已浚而常憂之用用人雖廣而尚多遺才吏冗而未澄令行而數改

舉日前之事曾無足以少稱陛下意者而何暇於規恢之大計事機易失時不再來陛下富於春秋聖子神孫本支日茂以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子孫億萬年之基緒陛下一身任之可不圖終慮遠詒謀燕翼爲宏遠久大之規摹僅可以苟安無事而遂已耶臣甲辰之春獲偕諸生冒上愚對嘗謂天下非治效不進之足憂而風俗安於苟且之可畏大略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爲治不次而用將相委任而責成功一時之臣徒

肆大言誕謾亡補往往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因是少弛故妄議陛下前日求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事又失於太緩故庸常之流得以持禄保身成偷安之習上下苟且莫肯任事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陋民生日以困刑法日以滋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臣嘗以更化之說為陛下獻臣所謂更化非變法易令之謂也願陛下體剛健之德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尊國體明賞罰以厲偷墮起萬事於積廢圖大業於日

新顧豈在於紛紛多事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陛下過聽擢置首選玆緣故實誤恩收召綴貟班行獲因輪對瞻望天日臣竊伏惟念一介䟽賤僭言朝廷大體則未信而諫聖人深戒若掇拾細故上凟淵聽則又負夙心敢以奏篇之末議嘗蒙陛下所採録者誦言之惟陛下貰其狂愚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